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论李白闺情诗、饮酒诗对宋词的影响

刘京臣

【提要】李白以豪放飘逸著称，其飘洒不群、傲岸卓立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宋词作家睥睨权贵、向往自由的典范。若从整体来看，他对宋词影响最大的并非其汪洋恣肆之作，而是咏写“妇人与酒”的旖旎小诗。此外，他的咏月、怀归、怀古诗等也多为宋词所取。

【关键词】李白 闺情诗 饮酒诗 宋词

【中图分类号】 I10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2)05-0096-08

李白生前显赫，身后落寞。杜甫怀念李白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或云此句“一语成谶”，亦可一晒。蔡瑜、杨文雄、邬国平、陈敬介等在各自大作中，^①从不同角度对李白及其诗歌在有宋一代的浮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那么他对宋词的影响又是如何？

一、谪仙英豪盖一世：宋词中的李白意象

李白自身成为宋词中的典范意象，宋人所取的，正是放浪形骸、睥睨权贵、超群飞扬、天才自放的飘洒之姿，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唐宋人自行添加或“将错就错”的，目的就在于将心目中的谪仙人形象完善起来。^②

王奕《八声甘州·李太白大雅一赋，发少陵之所未发，惜豪狂诗酒，一死疑之。过采石赋此。千载醉魂，招之不醒，吾不信也》笔势磅礴，一气呵成，将李白出处大节隐括于词中，结处神追前贤，“携一尊吊古，疑是前身”，词云：

诵公诗、大雅久不闻，吾衰竟谁陈。自晋宋以来，隋唐而下，旁若无人。光焰文章万丈，肯媚永王璘？卓有汾阳老，抱丈人贞。不是沈香亭上，谩题飞燕，蹴起靴尘。安得锦袍西下，明月堕

江滨。青山冢、知几番风雨，雷霆走精神。因过鲁，携一尊吊古，疑是前身。

词中偏重铺写李白快意平生，并为李白从永王之事辩诬，甚至还将错就错，将独识郭子仪之事采入词中，以示其眼光独到。

“千载已仙去，图像耸风神”，宋人睹李白画像，亦常思从其游。王禹偁私慕李白，“恨不得生于天宝间，与谪仙挈书秉毫”、^③“语及皇唐文士，予以谪仙为首称”，^④可见对李白之心仪与褒扬。李纲则是直称“太白

① 参见蔡瑜“宋代唐诗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0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邬国平《李白、杜甫接受史》（《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15页）、陈敬介“李白诗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相关内容。

② 当然也有一些词人以太白从璘为恨，如李光“君爱谪仙风调，我恨楼船迫胁，终污永王璘”（《水调歌头·丞相李公伯纪寄示水调一阙，咏叹李太白，词采秀发。然予于太白窃有恨焉，因以渊明为答》）对太白不以为然。

③（宋）王禹偁：《李太白真赞（并序）》，《全宋诗》卷1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册第106页。

④（宋）王禹偁：《李太白真赞（并序）》，《全宋诗》卷15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册第106页。

乃吾祖”，其《水调歌头·李太白画像》称：

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开元有道，聊复乘兴一来宾。天子呼来方醉，洒面清泉微醒，余吐试龙巾。词翰不加点，歌阙满官春。笔风雨，心锦绣，极清新。大儿中令，神契兼有坐忘人。不识将军高贵，醉里指污吾足，乃敢尚衣嗔。千载已仙去，图像耸风神。

此调与“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当时左右悉佞谀臣，惊怪恇怯应逃遁”并观，^①可见李纲对李白服膺之情，正是夫子自道“玩味无敦谁如吾”。^②

宋人诗文中论及李白处甚多，恒河之沙，不可枚举。宋词之中以李白为意象之处亦不少，那么宋词受李白诗歌影响、点化李白诗歌情况又是如何？宋词之中是否也如宋诗一般，对李白的品评取舍颇见升沉？

李白之诗对宋词影响较大，其中辛弃疾、苏轼、刘辰翁、晏几道、贺铸、周邦彦、晁补之诸人之词多受李白诗歌沾溉，^③诗中举凡对月、饮酒、感怀、闺思等题材，多为宋词名家所关注。大抵而言，苏轼、辛弃疾、刘辰翁诸人多取李白诗中飘逸雄浑之作，晏几道、周邦彦、晁补之等人则偏重师法李白集中旖旎轻婉之调。

二、云想衣裳花想容：闺情诗对宋词的影响

王安石編集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家诗，以李白居最后，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④且不论“白识见污下”之说当否，王安石独拈出李白“说妇人与酒”之诗，便可见其眼光。此类不合儒家者流之作，恰恰暗合于词家之旨归。李白集中“说妇人与酒”之诗较其“兴酣落笔摇五岳”（《江上吟》）之类的豪放之作，更为宋词所喜。

先看李白集中写“妇人”之诗对宋词的影响。《清平调词》三章本是咏花而兼及妃子，宋词多将咏花本事与李白身世沉浮相结合，故而不独泥于咏花及妇人之事。此三章，大抵作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为李白应制之调，借花以美赞贵妃之词。其一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云想衣裳花想容”用平常语，造奇特意。宋人甚好此句，或点化以写离别相思，如张耒“水浮新恨阔，花想

旧容芳。欲问人何处，青楼在帝乡”；^⑤或以之写女性之姿容华美，如贺铸《花想容》^⑥直袭成句以写金陵女子，词云：

南国佳人推阿秀，歌醉几相逢。云想衣裳花想容。春未抵情浓。津亭回首青楼远，帘箔更重重。今夜扁舟泪不供。犹听隔江钟。

此首当作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三月，时在金陵。^⑦阿秀当为与词人热恋之金陵女子，词人用李白之句写其姿容。

向子谨身经乱离，一部《酒边词》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两卷。其中江北之作，多用小令，大抵写歌儿舞女、离愁别绪。《浣溪沙》即为此类，词云：

花想仪容柳想腰，融融曳曳一团娇，绮罗丛里最妖娆。歌罢碧天零影乱，舞时红袖雪花飘，几回相见为魂销。

此首富丽精工，颇为当行。化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以成“花想仪容柳想腰”，师从之迹较为明显，李调元有“无赖”之讥：

太白词有“云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绝唱。韦庄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而向子谨

- ①（宋）李纲：《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全宋诗》卷1546，第27册第17555页。
- ②（宋）李纲：《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全宋诗》卷1546，第27册第17555页。
- ③除以上所举诸位外，还有林正大的槩括词。林氏共存词41首，其中隐括太白《将进酒》以成《括木兰花慢》（黄河天上派），括《采莲曲》成《括清平乐》（若耶溪女），括《襄阳歌》成《括水调歌》（落日岷山下），括《蜀道难》成《括意难忘》（蜀道登天），括《送张承祖之东都序》成《括酌江月》（坐愁书室），括《春夜宴诸弟桃园序》成《括临江仙》（须信乾坤如逆旅），括《清平调辞》成《括酌江月》（开元盛日）。林氏槩括之作，较为晓畅易识，文中不论。
- ④（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引《钟山语录》，第37页。
- ⑤（宋）张耒：《和得故人书》，《全宋诗》卷1166，第20册第13162页。
- ⑥此词调即是《武陵春》，贺铸取太白成句以成新调，惜《词律》、《钦定词谱》皆未收录。
- ⑦（宋）贺铸著《东山词》，钟振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花想容仪柳想腰”之句，毫无生色，徒生厌憎。此皆李赤之于李白，黄乐地之于白乐天，杜荀鹤之于杜荀鹤，无赖之类所为也。^①

李调元对向子谨词责之过甚，然由此亦可见李白此句在后人心目中之典范地位。化“云想衣裳花想容”句写人的，还有杨无咎“云想衣裳，风清环佩，拥翠娥扶步”（《永遇乐》），此首为祝寿词，词人点化成句以颂扬被寿赞的对象。

再看“春风拂槛露华浓”句，写风云轻扬、花露鲜妍。韩偓“东风拂槛露犹寒，花重湿阑干”（《眼儿媚》）化之以写露浓带寒，轻风拂过，将露水从花上吹落，打湿阑干之景。末句“会向瑶台月下逢”写逢花之事，晁补之《清平乐》则化此句写逢人之喜，词云：

炎天畏景，午漏那堪永。何苦相仍愁簿领，短壑清溪牵兴。瑶台月下曾逢，何由却睹冰容。一笑为驱烦暑，故人元是清风。

此写炎夏苦热，幸有友朋来访，恰如清风，可堪解暑。其中“瑶台月下曾逢”自李白句中中来，写与友人相逢。“故人元是清风”用谢灵运典，《南史》称其：“不妄交接，门无杂宾。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②此处将朋友比作清风，正堪解暑。

再看《清平调词》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此首承上，言贵妃之美，唯花可比。巫山神女，仅如梦幻；汉宫飞燕，徒倚新妆，皆未可比肩贵妃也。《清平调词》明为咏花，实则咏人。相较于其他词作多化此调以写人，晁补之《夜合花·和李浩季良牡丹》则化此典实以咏牡丹。词作开篇明义，以“百紫千红，占春多少，共推绝世花王”点出所咏之牡丹为花中之王。“漫肠断巫阳”用楚王神女典故，大抵自李白“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化来，“对沉香、亭北新妆”将李白“沉香亭北倚阑干”、“可怜飞燕倚新妆”两句凝练起来，称即使两位美人亦未比得上此处之牡丹花。李白原是以花拟人，人花辉映，花即是人，人亦是花，未见高下。晁补之则将玉环、飞燕两位美人列于牡丹之下，以凸现花美。“记清平调，词成进了，一梦仙乡”则将唐皇沉香亭中令李白进《清平调词》之事隐括其中，仍暗合牡丹之事。

其三云：

98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此章合花与人并言之，故君王可含笑赏花阅人。“沉香亭北倚阑干”，是花枝摇曳、玉人颦眉，还是人在花中、花映人红？

经李白《清平调》词所写，“沉香亭”在宋代诗词之中，已绝非唐宫中那个普通的亭子，它与明皇、贵妃、李白乃至牡丹花紧紧结合在一起，蕴含着宋人对明皇后期丧乱的哀痛、对李杨感情悲剧的怜悯、对李白高才不遇的感慨，换言之，它已经成为宋代诗词中的一个典型意象。宋诗之中或用“沉香亭”以写李白傲岸不群，或用以写海棠、牡丹。宋词中之“沉香亭”意象较之宋诗中包蕴的内容更为复杂，所表现的思想更为深广。或念及“沉香亭”而感慨国家兴亡。如洪咨夔“桃叶渡头，沈香亭北，往事悠悠难重思”（《沁园春·次黄宰韵》）对陈迹感兴亡得丧，且空徘徊，听取歌翻长恨、赋续离怀。辛弃疾《贺新郎·听琵琶》借琵琶以抒怀，追思昔日，感慨兴亡，词调沉郁顿挫。其中“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沈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写贺老飘零，无人定场，沉香亭废，繁华无存。此处的沉香亭是繁华与希望的象征，它的衰落，有大唐王朝败落的缩影。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却晏乐自足，煌煌有唐尚且繁华消歇，宋廷覆国减土却不思北伐，情何以堪？或念及“沉香亭”而慨叹个人命运。同样是沉香亭李白赋新词，刘过看来，是明皇倚重故有征召，所以他说“费尽柳金梨雪句，问沈香亭北何时召。心未惬，鬓先老”（《贺新郎·游西湖》），刘过久不得志，有隐然而退“人世红尘西障日，百计不如归好”（《贺新郎·游西湖》）之意。刘克庄却认为李白因此贾祸，终不得用。寿王实之《木兰花慢》词，开篇即云“瀛洲真学士，为底事、在红尘。为语触宫闱，沈香亭里，瞋谪仙人”（《木兰花慢·寿王实之》），将其视作“瀛洲真学士”，然而何故沦落凡尘？原来是因“语触宫闱”，被贬谪人间。此处将王实之比作沉香亭里赋“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而为高力士及贵妃谗言所沮最终不得施展的李太白。同样的典故，不同的解说，此亦可见“沉香亭”自身的包蕴及复杂性。

当然，宋词之中更多的还是借沉香亭事以写牡丹，

①（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0页。

②（唐）李延寿撰《南史》卷2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560页。

如贺铸《翦朝霞·牡丹》词云：

云弄轻阴谷雨干，半垂油幕护残寒。化工着意呈新巧，翦刻朝霞钉露盘。辉锦绣，掩芝兰，开元天宝盛长安。沈香亭子钩阑畔，偏得三郎带笑看。

贺铸多化用唐宋人诗句以成词。此首咏牡丹，即如是。“半垂油幕护残寒”用白居易“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秦中吟十首·买花》）句，写油幕庇护遮盖牡丹。《开元天宝遗事》“油幕”条称：“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①大抵即为此类。“化工”、“翦刻”两句分别自苏轼“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②和元稹“翦刻彤云片，开张赤霞裹”（《红芍药》）而来，写牡丹新巧，颇有朝霞之态。下阕用明皇沉香亭畔观牡丹、对妃子、赏新乐之事，再与题旨相合。

辛弃疾写牡丹亦多用沉香亭之事，如其《念奴娇·赋白牡丹和郭廓之韵》、《杏花天·嘲牡丹》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前首作于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此首咏牡丹，多用前人咏牡丹之典实。如“天香染露”用唐人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赏牡丹》）句，^③“就中一朵，曾入扬州咏”则用崔涯嘲李端端典，^④亦暗用牡丹事。“最忆”句用明皇于沉香亭“赏名花、对妃子”事。此外，“华屋金盘”与“夜深花睡香冷”用苏轼写海棠之诗“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⑤“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⑥咏牡丹词中，多化咏牡丹诗，何故结处突现咏海棠之诗？《冷斋夜话》引《太真外传》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⑦将醉妃比作未睡足之海棠。辛弃疾此处大抵由牡丹而至贵妃，由贵妃而联想到醉酒之贵妃，故以咏海棠诗形容之。《杏花天·嘲牡丹》是一首借物咏怀词。开篇即称贵妃能比得上牡丹颜色，接下来“渔阳鞞鼓”、“沉香亭北”皆用贵妃典故，言嬉戏无度，终至颠丧。下阕“买栽池馆多何益”用罗邺“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句，语含微讽。“解语”又用贵妃典，^⑧“一个西施”则是用卢注“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句，此二句并写世多重色，岂不知美色祸国？辛弃疾这两首咏牡丹词，多化用前人牡丹诗，这与宋词中写梅花、写荔枝多用前人咏梅诗、写荔枝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辛弃疾还有“西园买，谁载万金归。多病胜游稀。风斜画烛天香夜，凉生翠盖酒酣时。待重寻、居士谱，谪仙诗”（《最高楼·和杨民瞻席上用前韵赋牡

丹》）、“红牙签上群仙格，翠罗盖底倾城色。和雨泪阑干，沈香亭北看”（《菩萨蛮·雪楼赏牡丹席上用杨民瞻韵》）、“解释春光，剩须破费，酒令诗筹”（《柳梢青·和范先之席上赋牡丹》）等皆用沉香亭之事以写牡丹。

除贺铸、辛弃疾二人外，葛胜仲、王之道、姜夔、刘仙伦、刘以夫、陈著、周密、张炎等人词中皆曾用沉香亭事以写牡丹。

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本为应诏之作，清丽和婉，宋词多有所取。其一诗云：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此首写宫中女子自小生长深宫之内，宝髻插花，罗衣绣竹，伴侍君王左右。只恐歌舞一散，身似彩云飘扬，不得再侍君王。晏几道“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临江仙》）大抵化用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及白居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简简吟》）句，写好事易散，欢娱难久。无名氏櫟括此诗，以成《南歌子》词：

小小生金屋，盈盈向凤帏。斜枝石竹绣罗衣，为怕春来风日、卷帘稀。金殿承恩久，兰堂得梦回。熏炉空惹御香归，今夜花前还是、日平西。

此首与李白之诗并无二致，纯是隐括李白之诗，道出承欢的喜悦与等待的惶恐。

- ①（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撰《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曾贻芬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页。
- ②（宋）苏轼：《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一）》，《全宋诗》卷794，第14册第9191页。
- ③（唐）李肇撰《松窗杂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页。
- ④（唐）范摅著《云溪友议》卷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33页。
- ⑤（宋）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全宋诗》卷803，第14册第9301页。
- ⑥（宋）苏轼：《海棠》，《全宋诗》卷805，第14册第9333页。
- ⑦ 惠洪、朱弁、吴沆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页。
- ⑧《开元天宝遗事》称：“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羨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五代）王仁裕、（唐）姚汝能撰《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曾贻芬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页。

以上李白所写之女性，或为妃子，或为宫女，皆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其笔下的吴姬、采莲女，亦是同样精彩。《对酒》写少年冶游，见娇小妖冶之吴姬，诗云：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十五细马驮”道出吴姬娇小，“青黛画眉红锦靴”写其装束娇艳，至于“道字不正娇唱歌”则是形容其吴依轻歌，娇声娇气。苏轼“道字娇讹苦未成”（《浣溪沙》）写少女娇憨之态，甚至连咬字都不清楚，即是脱胎李白诗意。

宋词写娇媚之女子，多化此诗。晏几道“吴姬十五语如弦”，大抵自李白此首化出而有所引申，《玉楼春》词云：

一尊相遇春风里，诗好似君人有几。吴姬十五语如弦，能唱当时楼下水。良辰易去如弹指，金盏十分须尽意。明朝三丈日高时，共拼醉头扶不起。

“吴姬”在唐诗中多用以指代年轻貌美之女子，如王昌龄“吴姬越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采莲曲二首（其一）》）、“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重别李评事》）即为此类。此首上阙写宴乐之时再遇十五之吴姬，这分明自“吴姬十五细马驮”而来，接下来写其“能唱当时楼下水”，与“道字不正娇唱歌”皆长于演唱，且所唱之曲正是杜牧之诗，^①流露出一种深婉曲折的离情别绪，可见晏几道词中之吴姬较之李白诗中的当垆之女，则是略具文采，或为富贵人家之歌女？下阙光阴如箭，故及时取乐，明日三竿红日高时，仍是“共拼醉头扶不起”，可见一夜缱绻，极为尽欢。相较而言，李白“玳瑁筵中”、“芙蓉帐底”则是欲言又止，未若晏词结处浅白直露。

《对酒》诗中吴姬娇小，且只唱曲，到了《金陵酒肆留别》诗中，吴姬似乎已经长大，开始劝客饮酒，诗云：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此首大抵为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春，与金陵故旧相别时所作。“压酒”当指古时新酒酿成之后，临饮时

之压槽取用，罗隐“水国多愁又有情，夜槽压酒银船满”（《江南曲》）所言即是此类情形。压酒劝尝，宋人称好，范温尝云：

好句要须好字，如李太白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见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工在“压”字。^②

赵彦卫却以为“压”字本为方言，何可道哉？其称：

李太白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说者以谓工在“压”字上，殊不知乃吴人方言耳。至今酒家有旋压酒子相待之语。^③

此亦聊备一说，宋词之中，尝用“吴姬压酒”意象。如洪璚《菩萨蛮·湖上》写吴姬压酒，少年心醉，默然销魂，词云：

吴姬压酒浮红蚁，少年未饮心先醉。驻马绿阳阴，酒楼三月春。相看成一笑，遗恨知多少。回首欲魂销，长桥连断桥。

此首吴姬只一个单纯的“压酒”动作，形象并不鲜明，略显单薄，未及李白诗中吴姬“唤客尝”之热情泼辣，亦未及刘辰翁词中“正何须、阳关肠断，吴姬苦劝人酒”（《摸鱼儿》）之离别相劝。刘辰翁此首《摸鱼儿》专写离别，“阳关肠断”用王维《渭城曲》送别之事，可谓临别而肝肠寸断之绝好注脚。正因为相离，后会难期，故而吴姬苦劝人酒，行者未行者各自尽觞。而周孚先《鹧鸪天·禁酒》则是反用李白此诗，词云：

曾唱阳关送客时，临歧借酒话分离。如今酒被多情苦，却唱阳关去别伊。欢会远，渺难期，黄垆门掩昼阴迟。青楼更有痴儿女，谩忆胡姬捧劝词。

① “当时楼下水”当为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诗中之句，其诗云：“去夏疏雨余，同倚朱阑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楚岸柳何穷，别愁纷若絮。”

②（宋）范温：《潜溪诗眼》，参见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册，第1249页。

③（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10，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子部第864册，第359页。

上阙点化王维《渭城曲》，写离别之时，共尽离觞。而今再别只能空唱阳关却无酒饮，下阙结处“谩忆胡姬捧劝词”，所谓捧而劝酒之词，正是李白“吴姬压酒唤客尝”之诗。

再看李白描写采莲女的《采莲曲》，此首刻画了清新自然的溪边采莲少女形象，并以游冶郎的踟蹰不去反衬其娇媚可爱，诗云：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

《唐宋诗醇》称此诗：

绮而不艳，此自关乎天分。王安石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于此亦可见之。”^①

其中“笑隔荷花共人语”句将笑隔荷花而与人共语的少女刻画得惟妙惟肖。宋人颇爱此句，诗词中多所化用。秦观有《调笑令》十首，每首皆以一诗一词言一事，其七《采莲》专师李白此诗，诗云：

若耶溪边天气秋，采莲女儿溪岸头。笑隔荷花共人语，烟波渺渺荡轻舟。数声水调红娇晚，棹转舟回笑人远。肠断谁家游冶郎，终日踟蹰临柳岸。

其词则云：

柳岸，水清浅。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妆面，水调空传幽怨。扁舟日暮笑声远，对此令人肠断。

此两首诗词纯是自李白诗歌化来，以写盈盈采莲之女。诗中“棹转舟回笑人远”则是源自李白另一首描写少女之作《越女词五首（其三）》，道出了少女的娇羞之态。至于宋诗之中，张玉娘“女儿采莲拽画船，船拽水动波摇天。春风笑隔荷花面，面对荷花更可怜”^②与程安仁“五月湖中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③很明显亦是化自李白之诗。宋词之中，除了林正大以《清平乐》（笑隔荷花语）囊括此诗外，赵必璩“人似荷花，笑隔荷花语”（《苏幕遮·钱塘避暑忆旧用美成韵》）亦用李白诗意，写隔花共笑语。

再看李白另一首写采莲少女的诗歌《越女词五首（其三）》，诗云：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笑入不出，颇见少女娇羞之情态。宋词深谙写少女情态之法，写娇羞处，常用此诗，如晁补之《调笑·西子》即是兼李白《越女词五首（其三）》、《采莲曲》二者之美而成：

西子江头自浣纱，见人不语入荷花。天然玉貌非朱粉，消得人看隘若耶。游冶谁家少年伴，三三五五垂杨岸。紫骝飞入乱红深，见此踟蹰但肠断。

肠断，越江岸。越女江头纱自浣。天然玉貌铅红浅，自弄芙蓉日晚。紫骝嘶去犹回盼，笑入荷花不见。

晁词将李白二诗合二为一，将“天然玉貌”的越女、“踟蹰但肠断”的少年郎，放在江头相遇。少年的回盼，少女的“笑入荷花不见”，皆具浓郁的生活气息。这首清新自然、开朗明快的小词，正是脱胎于李白二诗。

《春思》亦是轻盈小调，怀人佳作，虽类齐梁之体，然具风雅之姿。其云：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诗歌远承魏文帝“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之遗韵，^④晓畅如话，平易近情，“春风”一句尤见妙趣。晁补之词中尝用此句写闺思，《鹧鸪天》词云：

绣幕低低拂地垂，春风何事入罗帏。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君未归。临晚景，忆当时，愁心一动乱如丝。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

此首闺情词自李白《春思》脱略而来。上阙“春风何事

① 《唐宋诗醇》卷3，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集部第1448册第119页。

② （宋）张玉娘：《采莲曲》，《全宋诗》卷3715，第71册第44624页。

③ （宋）程安仁：《西湖四景》，《全宋诗》卷3740，第72册第45101页。

④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4页。

人罗帙”用李白语。“胡麻”句用唐诗“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①句以写归人久行未回。^②

三、莫使金樽空对月：饮酒诗对宋词的影响

据葛景春先生统计，李白诗中言酒“加起来总共有三百二十二处”，^③可见李白确实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样，李白饮酒之诗，也与宋词结缘，为其所取法、化用。

《襄阳歌》作于开元二十二年，李白求荐韩朝宗不遂，遂作此诗以抒愤懑，正见其谑浪笑傲之意。诗歌写山简醉态，^④李白以山公自比，要须日日沉醉。苏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瑞鹧鸪·观潮》）、“归去山公应倒载，闹街拍手笑儿童”（《浣溪沙·徐州藏春阁院中》），辛弃疾“昨夜山公倒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定风波·大醉自诸葛溪亭归，窗间有题字令戒饮者，醉中戏作》）以及刘辰翁“小儿拍手。笑醉如泥，盟言止酒，何事醒来又”（《摸鱼儿》），大抵皆自《晋书》、《世说新语》及李白此诗而来以写饮酒之事。

此外，苏轼、刘辰翁词中皆化用过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句，流露出饮酒的豪迈与狂放。苏轼《南乡子·和杨元素》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临赴密州之时，与杨绘饮于湖上，分别之际，少不得频频举觞。坡公笑称待他年功成名就之时，告老还乡之际，与杨公痛饮三万场，这分明是从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一日须倾三百杯”中化来，写日后长相宴乐之快意。至于刘辰翁两首寿人词写饮酒之事，如“一日须倾三百，月小又输一日，不满九千钟”（《水调歌头·寿晏云心》）、“醉君家酒。从今十万八千场，未疏老友”（《金缕曲·寿陈静山》），亦皆用李白句。

李白以“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酱醅”（《襄阳歌》）写江水深绿，恰如葡萄酿酒新成。宋词多化此句实写江水深绿，如宋祁“雨过葡萄新涨绿”（《蝶恋花》）、苏轼“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满江红》）与“万顷葡萄涨绿醅”（《南乡子·春情》）以及辛弃疾“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贺新郎》）句，皆为此类。

太白“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用嵇康典写沉醉于清风明月之下，恰似玉山倾颓。欧阳修称此两句：“见太白之横放。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⑤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则称：“‘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⑥“不用一钱买”确为“独得”，构思巧妙，为

宋人所喜。苏轼《赤壁赋》使用此意，其云：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⑦

宋无名氏《秋霁》词櫟括苏轼此赋，其中“算惟有、清风朗月，取之无禁用不竭”句自赋中而来，实与东坡一道远绍太白。宋代其他词中，如：

清风明月休论价，卖与愁人直几钱。（贺铸《避少年》）

共惜醺酣，恐欢娱难再。矧清风明月非钱买。（江纬《向湖边·江纬读书堂》）

清风不用一钱买，醉客何妨倒载。（洪适《嘲笑》）

佳处难忘，约追欢须再。况风月不用一钱买。（张拭《向湖边》）

不用一钱买，风月短长吟。（张炎《水调歌头·寄王信父》）

以上诸句皆用李白诗法以成句，写出风神飘洒之姿。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则言古来惟善饮者青史留名，而圣贤者皆寂寞无闻。此为牢骚之语，强作宽慰之态，以解其忧，以销穷愁。南宋史浩集中有多首劝酒词，《临江仙·劝酒》词云：

自古圣贤皆寂寞，祇教饮者留名。万花丛里酒如泥。池台仍旧贯，歌管有新声。欲识醉乡真乐地，全胜方丈蓬瀛。是非荣辱不关情。百杯须痛

①（唐）孟棻等撰、李学颖标点《本事诗续本事诗本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②再如晁补之“胡麻好种少人知，正是归时何处误芳期”（《虞美人·代内》）亦用“胡麻”句写行人不归，词中之用与唐诗本意相同。唐诗本事为代妻之作，此《虞美人·代内》亦是，模仿可谓当行。

③葛景春：《李白与唐代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④（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3，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1229~1230页。

⑤（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第27页。

⑥《艺概笺注》，王气中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1册，第6页。

饮，一枕拚春醒。

开篇即化李白“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句劝饮，歌管新声觥筹交错之际，将尘中荣辱、仕中得失，一醉尽抛却。

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作于东鲁，写醉酒之事。诗云：

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巵。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

用山简典故写醉态，至于“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则真率可喜，约略近戏。宋词写醉后上马之态，多用此诗。如晏几道《玉楼春》词云：

当年信道情无价，桃叶尊前论别夜。脸红心绪学梅妆，眉翠工夫如月画。来时醉倒旗亭下，知是阿谁扶上马。忆曾挑尽五更灯，不记临分多少话。

此是忆别词，回忆当年与佳人相别之时，忍不住酩酊大醉，醉倒在旗亭之下，不知为谁扶上马。酒醒之后，只记得曾经挑灯夜话，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太白之醉，虽未道何事，多偏于豪奢；小晏之醉，则是不忍别离，以醉销愁，偏于柔情。至于朱敦儒《芰荷香·金陵》则是怀古伤今，一醉潸然。金陵怀古，多以六朝更替起兴，此词上片亦然。写寻花至晚，见夕阳横斜，绮散余霞，转念六朝繁华凋尽，唯有“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下片伤今，感慨万里为客，身在天涯，壮心空老，泪洒青衫，江浮醉眼，未省还家。此首在对金陵往事的感叹中转念己身漂泊，蹉跎不用，故而举觞引醉。其中“谁扶上马”分明自李白诗中化来，至于“不省还家”则是隐然有国破家亡、无处可依之痛。

太白风神飘洒，诗思耸动千古。一生傲岸不群、脾

睨权贵，且又诗酒风流、真率豪放，自身便成了宋词中的典范意象。诗中还塑造了“沉香亭”等意象，宋词之中或借之以写对时事的哀痛，或写对李杨悲剧的同情，或写对李白久困泥沙、羁绊不遇遭际的慨叹。其对宋词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独诗歌用语，还有诗中或豪放、或清越、或高迈、或超拔、或低回、或迟婉、或轻浅、或旖旎的“神气”。

李白诗歌给予后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推其集中上天入地、纵横千载的豪放之诗，而这些恰恰也正是“诗仙”得以名耀今古的得意之作。这类诗作对苏轼、辛弃疾与辛派词人、刘辰翁诸位词中的豪放扬厉之风颇有影响。

但从整体而言，李白给予宋词影响最大的，却是集中“十首九说妇人与酒”之诗。这类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人的女性形象，或为比肩牡丹的妃子、或为少小盈盈的宫女、或为当垆压酒的酒家女、或为笑入荷花的采莲女……李白诗中的这些女性形象为宋词所采，极大地丰富了宋词中的女性意象。至于饮酒诗，在丰富完善太白诗酒风流意象的同时，也为宋词提供了“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诗人气质、饮者精神与酣醉境界。此外，他的咏月、怀归、怀古之作，与其闺情诗和饮酒诗一道，都对宋词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概言之，晏几道、周邦彦、晁补之等人师法李白，多自诗歌用语而入，且偏重低回、迟婉、轻浅、旖旎之作；苏轼、辛弃疾、刘辰翁等人取法多端，多偏取其神完气足之作；至于李白那卓然不群的谪仙人意象，则是宋词的集体偶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编号12CZW032）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Most Poems about “Women and Wine”

——The Influence of Li Bai's Poems about “Women and Wine” on Song Ci

Liu Jingchen

Abstract: Li Bai is well known as a poet with unconstrained and free characteristics, whose image itself was a model to disdain the authority and the rich as well as to pursue freedom. Overall, his most influential poems on Song Ci are not those unconstrained ones but his little charming poems about “women and wine”. In addition, his poetry of chanting moon, homesickness and nostalgia were much absorbed by Song Ci.

Key words: Li Bai; poem about women; poem about wine; Song Ci